

007 巧破冰淇淋 淋阴谋

【美】约翰·加德纳 著
廖新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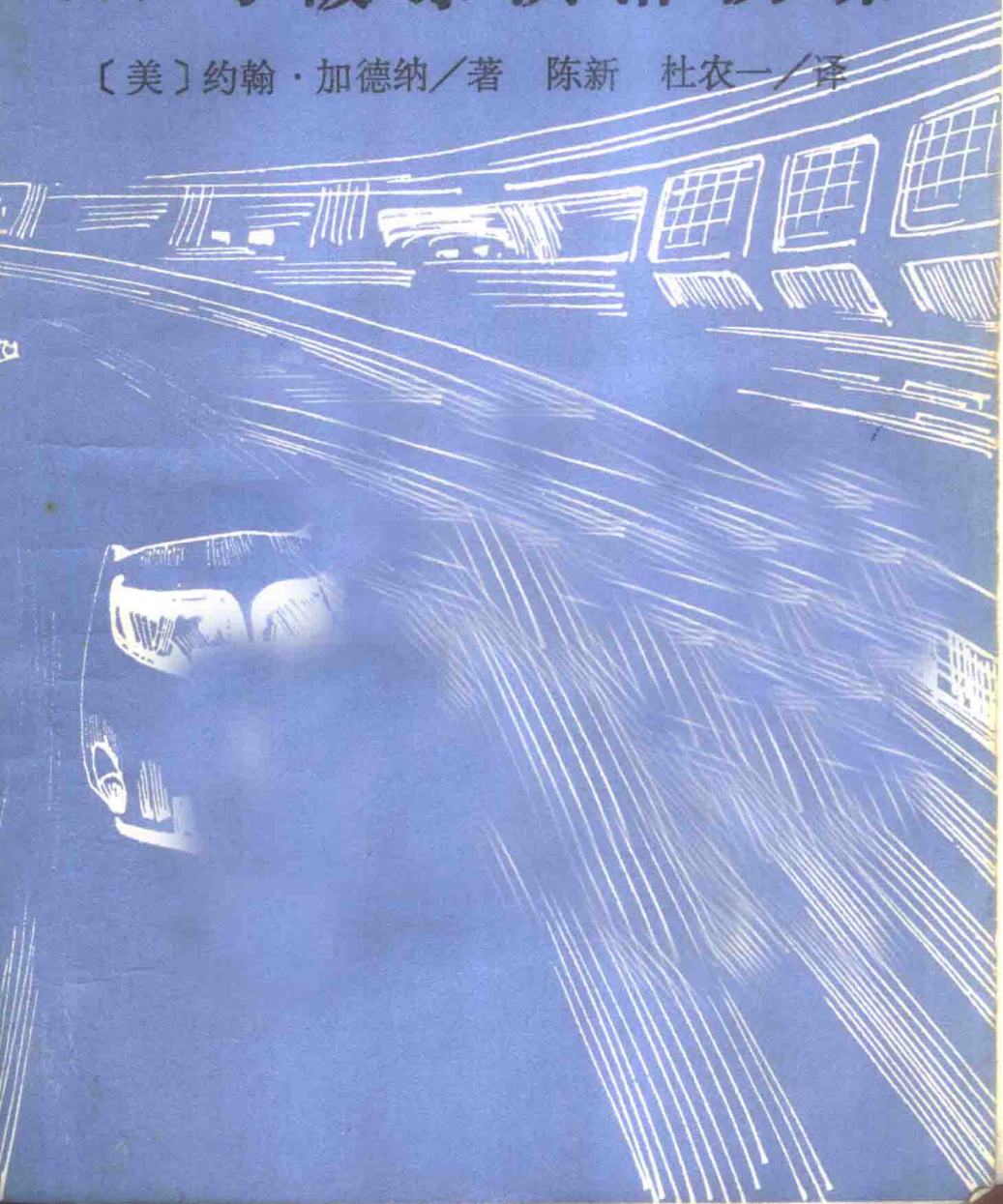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詹姆斯·邦德惊险小说

007 巧破冰淇淋阴谋

〔美〕约翰·加德纳／著 陈新 杜农一／译



John Gardner
FOR SPECIAL SERVICES
根据Berkley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3年版译出

007巧破冰淇淋阴谋

〔美〕约翰·加德纳著
陈新 杜农一译
责任编辑：康曼敏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8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刷

*

198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125 插页:2 字数:180000
印数: 1—128500
ISBN 7—217—00069—6 /I·26
统一书号:10109·2095 定价:1.65元
新书目: 87—29

感谢的话

继描写詹姆斯·邦德的第一部小说《续用的执照》出版后,《007巧破冰淇淋阴谋》又与读者见面了,我借此机会衷心地感谢其版权占有者——格利得罗斯出版有限公司——邀请我步伊恩·弗莱明的后尘,将邦德先生八十年代的奇闻逸事告诉读者。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丹尼斯·乔斯、彼得·詹森史密斯以及约翰·帕金森的耐心和信任。

同时,我也要衷心地感谢普特南出版社的彼得·伊斯雷尔和我的责任编辑德斯蒙德·埃利奥特,他俩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我还要对瑞典的萨勃汽车有限公司的所有成员表示个人谢意,他们不惜时间,不怕麻烦,耐心地、兴致勃勃地证明詹姆斯·邦德使用的萨勃汽车确实存在。我必须特别提及的是——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些——约翰·斯梅登,史蒂夫·安德烈西亚,菲尔·霍尔,约翰·爱德华兹,伊恩·阿德科克,彼得·塞尔策以及汉斯·索恩奎斯特。

当我检查《续用的执照》一书中感谢的话时,我才发现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名字——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托尼·斯奈尔,他给我私下列了一张各种汽车名称的表格,最终帮助

我采用萨勃作为邦德先生使用的汽车名称。

伊恩·弗莱明这位伟大的艺术巨匠总是试图保持作品内容的真实。我也尝试着这样做，但是这里有一点例外。诺拉德指挥总部确实存在——在科罗拉多州的夏延山内——但我发现自己不可能精确地描绘出这个难以置信的防御基地。因此，我只好虚构了。在此书中提及的所有太空卫星是存在的，我所知道的是：“粒子光束武器”的竞赛目前就正在进行中。

在这些卫星中只有一颗非常重要的卫星“太空狼”是我编造的。但是我确信，这些武器确实存在，虽然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将这类卫星武器发送至太空轨道上。

约翰·加德纳

1981年于爱尔兰

目 录

第一章	三个“○”	(1)
第二章	九十秒	(3)
第三章	沼泽地之屋	(13)
第四章	枕边思绪	(22)
第五章	塞达	(30)
第六章	兜售版画	(41)
第七章	武力邀请	(50)
第八章	死里逃生	(61)
第九章	故事才开头	(74)
第十章	深入阿马里洛	(83)
第一章	比斯马邱尔农场	(100)
第十二章	陪同游览	(119)
第十三章	甩掉尾巴	(144)
第十四章	毒蚁入室	(160)
第十五章	汽车大赛	(173)

第十六章	妮娜.....	(194)
第十七章	太空狼.....	(211)
第十八章	出逃失败.....	(225)
第十九章	四星上将.....	(239)
第二十章	夏延山.....	(250)
第二十一章	布洛菲尔德.....	(271)
第二十二章	无价的礼物.....	(283)
后 记		(287)

第一章 三个“O”

在比利时和荷兰边界马斯特里赫特的欧洲航空控制中心里，值班员通知位于西德雷顿的伦敦控制台说，英国航空公司的第十二号班机已经飞离奥斯坦德几海里了。

法兰克·凯纳恩接班还不到十分钟，就指挥着这架波音747大型客机由高度两万九千英尺降到两万英尺。这时，雷达屏幕上映现出一个绿色的微点，机号为十二，还有飞机的高度和航向。

一切表明正常。飞机由新加坡起飞，途经巴林岛，正在做最后一个航程的飞行。凯纳恩机械地通知希思罗机场控制台，十二号班机即将到达。

他全神贯注地盯着雷达屏幕。十二号班机开始下滑，屏幕上飞机高度数码在逐渐减少。“十二号班机报告：高度两万，航向……”突然，报告中断，他只能隐约听到希思罗机场的询问。这时，值班员定睛看了一下屏幕，顿时吓得毛骨

悚然。在这戛然而止的一瞬间，从飞机的发射机应答器里传来一阵“嘀、嘀”的呼叫声，显示屏幕上的“十二”闪了几下便消失了。

此时，在显示屏幕脉冲旁原来表示“十二”的位置上，突然出现了三个红色的“○”，一隐一现地迅速跳跃着。

三个红色的“○”是国际上通用的信号——它表明飞机遭到劫持。

法兰克·凯纳恩用沉稳的声调朝空中的飞机呼叫着：“‘十二’号班机，高度两万，刚才你是否在呼叫？请回答。”

机上一旦出现不测，这种呼叫也是常有的事。但此时此刻，听不到机上一点回音。

三十秒钟过去了，凯纳恩重复呼叫着。

还是听不见回答。

又过了六十秒。

依然毫无反应。

然后，在中断联络九十五秒的时候，三个红色的“○”在屏幕上闪了一下，悄然即逝，转而恢复了那熟悉的班机代号“十二”。耳机里忽然响起了机长的声音，凯纳恩嘘了一口长气。“是十二号班机在呼叫。紧急情况已经消除。请通知希思罗机场，我们急需救护车和医务人员。机上至少有一人重伤，数人死亡。重复一遍：紧急情况已经消除，我们是否可以按原计划下滑？请指示。这是十二号班机在呼叫。”

机长实际上完全可以再补上一句：

“幸亏邦德指挥官，我们才幸免于难。”

第二章 九十秒

飞机被劫之前，在英国航空公司的“十二号”班机二等舱的右侧，坐着一位显得非常悠闲自得的乘客，他就是詹姆斯·邦德。

其实，邦德一刻也没有放松过自己的警惕。尽管他两眼睛昏昏欲睡，精神显得萎靡不振，但是他的思想高度集中，就象绷得很紧的弹簧一样。

任何人只要稍加仔细地观察，便会发现他那一对蓝色眼睛深处的机警。詹姆斯·邦德从新加坡登上飞机后，就一直准备着应付意外事件——飞机从巴林岛再度起飞以后，他脑子里的警惕之弦就绷得更紧了，因为他心里很有数，许多金条银块就是在巴林岛运上飞机的。与此同时，四名空中特工人员也在巴林登上了飞机，他们分散坐在头等舱，二等舱和经济舱内。

邦德感到精神上有些紧张，不仅是因为这架飞机装有特殊货物，而且因为这是他第三次乘坐英国航空公司的“十二号”班机做这样的长途旅行了。许多星期以来，他一直是作为反劫机人员在机上活动的。他同空中特工人员一道执行着反劫持的任务，因为近期内在世界上十几个国家都发生了耸人听闻的劫机事件。

虽然至今还没有一个恐怖组织公开承认过劫机事件是他们干的，但是，一些主要国际航空公司已由于乘客减少而濒临垮台的边缘。尽管许多家航空公司，甚至政府，一再呼吁人们要正确对待劫机事件，不必谈虎色变，然而，人们的恐惧感却有增无减。

从最近的劫机事件来看，劫机者惨无人道，他们肆意杀害乘客和机组人员，这已司空见惯。有些被劫持的飞机在歹徒的胁迫之下飞往遥远的机场，这些机场往往位于地势极其险要的欧洲山区。其中就有一架波音747客机，被劫持者逼降到一个离瑞士伯尔尼阿尔卑斯山脉一个大山谷的临时机场上。结果是机毁人亡，现场惨不忍睹。事后，人们认不出一具尸体——包括劫持者在内。

在某些劫机事件中，虽然飞机得以安全降落，但是，歹徒把搜罗来的赃物用小飞机运走后，再将劫持来的飞机焚烧或用炸药炸毁。一旦有人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或是没有及时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歹徒就会将机组人员和乘客立刻杀死，甚至连儿童也不放过。

迄今为止最恶毒的劫机事件是这样的：劫机歹徒先将价

值两百万英镑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接着，这些畜生把抢来的财宝装进金属盒拎在手上，然后命令飞机下滑，他们就跳伞逃离飞机，乘客们满以为可以松口气了，但是，飞机在落地之前，就被歹徒们用遥控爆炸装置炸毁了。

美国和英国的一些主要班机成了首当其冲的劫持目标。为防不测，也就是在六星期以前发生的最近一次劫机事件之后，美英政府都在可能被劫持的飞机上布置了秘密反劫持人员。

邦德在上两次航行期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可这一次，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危险迫在眉睫。

首先，他在新加坡上飞机以后，就发现四个可疑的人。他们穿着考究，一副常来常往的商人派头，都坐在二等舱内，两个坐在舱中央的左侧，也就是在邦德的左面，其余两人坐在离他大约前五排的座位上。显然，所有的人都携带着武器，然而，他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竭力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其次，飞机在巴林岛起飞之后，他又多了一层担心——差不多价值二十亿美元的金子、货币和钻石，还有三男一女上了飞机。他敏锐地察觉到他们诉诸暴力的痕迹——那个黑头发姑娘，虽说长得挺美，但身强力壮。那三个男的，皮肤黝黑，非常结实，那干练的举止使人感到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士兵。

邦德在机舱过道内悠闲地踱步，可他早已摸清了他们坐的位置。同可疑的商人一样，他们也是成对地坐着，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坐在飞机后部的经济舱内。

当然，邦德和空中特工人员也带着武器。邦德身上藏有一对新式飞刀，使用起来十分灵便，刀刃十分锋利，是模仿突击队使用过的匕首改制的。他特别喜欢将一把刀绑在左前臂上，另一把刀装在刀鞘里放在后背下部。此外，他还携带一支高精度左轮手枪，那是一家国际上信得过的公司专门为对付机舱内发生紧急情况时而特制的。

这是一支三十八毫米口径的滑膛手枪，使用的子弹装药量虽小，但足以杀死人。射弹有破片杀伤作用——仅数英尺就能使人毙命，子弹接触物体后会迅速减速，这样就能避免将机身或飞机的金属外壳穿透。

空中特工人员也带有武器，并且接受过多种训练。但是，邦德对飞机上携带左轮手枪很不满意，因为一旦靠近机舱两边或者窗口开枪，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减压。他总喜欢使用飞刀，只有当射击目标确实靠近，近得只有两英尺远时，那才能发挥左轮手枪的作用。

此时，大型747客机有些倾斜，邦德从发动机的声音变化来判断，飞机开始往下降落了。他思忖着，飞机可能刚刚飞离比利时海岸线。他的眼睛在机舱里扫视着，他在观察，他在等待。

这时，一位美丽的金发空中小姐将两瓶饮料递给坐在邦德前几排的两个“商人”，邦德在航行中总能看见她忙前忙后的。邦德仔细瞧了瞧她的脸，顿时感到事情不妙。她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她异乎寻常地低着头，正向那两人耳语着什么。

邦德机械地瞟了一眼左侧，想看看另外两位衣着考究的

人还在不在。他发现，在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位空中小姐的一刹那，那两个男人已消失了。

邦德转过头去，只见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站在二等舱后部靠近小厨房的地方，手上抓着一个啤酒罐一样的东西。

这时，那位空中小姐已走进前面的厨房。

邦德正想挪步，机舱内便大乱起来。

那个站在邦德后面厨房旁边的家伙已拉开了啤酒罐上的环，向过道抛去。刹那间，浓烟充斥了整个机舱。

原先坐在邦德前几排的那两个人，此时也离开了座位。邦德见那个空中小姐又出现在机舱过道内，这时，她手上拿着什么东西。他还发现远处第四个“商人”，边扔烟幕弹，边向飞机头部跑去。

邦德迅速起身，往后一转，搜寻着最近的目标——在过道站在他后面的那个人——好象在等待着重要时机。象变戏法一样，一把飞刀已出现在邦德右手中，刀尖朝下，大拇指朝前，摆出一副古代角斗士的姿势。那劫机者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便感到一阵剧痛，惊讶之时，邦德的飞刀已直刺他的心房。

这时，机舱里弥漫着烟雾充满了恐惧。邦德大声命令乘客坐在原位不动。飞机后部经济舱以及前部的头等舱均传来了空中特工人员稳定旅客情绪的喊声。蓦然间，只听两声爆炸，分明是警卫人员的左轮枪开火了。接着，又传来一阵常规武器的射击声。

邦德顶着呛人的浓烟，屏住呼吸向二等舱的厨房冲去。

他发现从那儿可以躲闪到机舱的左侧，再顺利地登上通向驾驶舱的螺旋形楼梯，那里起码有三个、很可能有四个劫机歹徒。

到达厨房时，他才知道只剩下三名歹徒，那位可爱的空中小姐已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胸脯被反劫持卫士的左轮手枪打开了花，可她似乎还紧紧握着那支11型美制英格拉姆冲锋枪。

邦德仍然屏住呼吸，握紧飞刀，将那具女尸踢在一边，全然不顾受惊旅客的尖叫声、呼救声和被浓烟呛的咳嗽声。“柑桔一号……柑桔一号”——这是一个空中特工人员发出的信号——压过了一片骚乱声，反劫持的主要战斗在驾驶舱及其附近展开了。

在螺旋形楼梯下，邦德又踩到一个人的躯体，这是一名空中特工人员，他肩上伤势严重，不省人事。紧接着，邦德猛地转过身，发现一个“商人”正蹲在地上，手中端着一支英格拉姆冲锋枪准备射击。

邦德一挥手臂，飞刀“嗖”地一声向空中飞去，不偏不倚，锋利的刀尖刺中了歹徒的后脖颈儿，就象一支特大针头做皮下注射一样。没等劫机者叫一声，鲜血就象水管破裂一样从脖子动脉里喷溅出来。

邦德迅速蹲下，猫着腰，悄悄地爬向那具尸体，并以此作为挡箭牌，观察着飞机上部驾驶舱的动静。

驾驶舱的门敞开着。里面，一个“商人”手里端着冲锋枪在向机组人员命令着什么。他的掩护人面向门外，手中那支

熟悉的英格拉姆冲锋枪——每分钟可击发一千二百发子弹，能造成极大的破坏——在左右瞄准，随时准备扣动扳机。在厨房的舱壁后面，大约离劫机者六英尺的地方，一位空中特工人员也蹲着，身边紧抱着那支反劫机左轮手枪。

邦德向那特工人员递了个眼色，随后两人交换了一下暗号：这支反劫持小组在离赫勒福德附近的第二十二空中特工团基地受过一个星期严格的合作战斗训练。一个小小的暗示，双方就能明白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邦德沿着那躺在狭小楼梯边上的歹徒慢慢向前移动，随手拔出了藏在背上刀鞘内的飞刀。他深深吸了口气，然后朝那特工人员点点头，那特工便一跃而上，朝前边跑边射击。

那个向门外张望的劫机者察觉到了邦德的移动声，于是将英格拉姆冲锋枪枪口转向楼梯，他瞄准后刚想开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特工人员的两颗左轮枪子弹已经穿透了歹徒的喉咙。

这歹徒既没有僵硬地往上一挺，也没有向后倒去，而是身体朝前，还没倒地就断了气。

毙命的歹徒一倒下，便惊动了驾驶舱内的劫机者，他迅速转过身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这时，邦德一甩手，只见一个旋转着的亮闪闪的东西直钻进歹徒的胸膛，象食鱼鸟叼鱼一般准确无误。

英格拉姆冲锋枪掉落在驾驶舱的地板上。说时迟，那时快，邦德和特工人员不约而同地一个箭步冲上去，将劫机者按倒在地，动作麻利地搜查全身，看看歹徒有没有暗藏的武

器和手榴弹。歹徒已奄奄一息，呼吸艰难，但双手还在挣扎着摸匕首，眼珠子直打转，没一会儿，那血淋淋的嘴唇里便发出了一声嘶哑的惨叫。

“一切结束了。”邦德向机长大声喊着，他内心深处也非常希望这场恶梦彻底结束。从第一枚烟幕弹抛出到现在，时间几乎只有九十秒。

“我下去检查一下。”他向跪在伤势严重的劫机者身旁的特工人员说道。

机舱的主要部位里面，烟雾已基本散去。邦德对一位吓得面如白蜡的年长的空中小姐咧嘴一笑。“让他们安静下来，”他对她说，“一切已恢复正常。”邦德拍了拍她的肩膀，并告诉她不要走近二等舱的前厨房。

他扒开人群，严肃地命令旅客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然后用一件外套将那个归天的空中小姐的尸体盖上。

另外两名空中特工人员机警地守在飞机的后部，随时准备对付恐怖主义分子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詹姆斯·邦德在这架波音飞机里巡视了一番，心中暗自发笑。在巴林岛上飞机后就被邦德怀疑上的三男一女此刻的脸色显得比别的乘客都更加苍白和胆怯。

当邦德再次登上螺旋形楼梯时，班机广播里传来了沉稳的声音，提醒旅客飞机很快就要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并且为“出乎意料的不愉快事件”向全体乘客表示歉意。

这时，一位空中特工军官向邦德点了点头，邦德便钻进了驾驶舱。挨过邦德第二把飞刀的歹徒被抬放在两张备用椅